



希特勒的老师
墨索里尼的暴行

墨索里尼

一个比“魔鬼”更恐怖的刽子手

本书是迄今为止最生动、最全面、最公正刻画墨索里尼一生中的疯狂、怪诞、蛮横、凶残与猥亵生活世界的著作

艾德尼 著



一个比“魔鬼”更可怕的刽子手

墨索里尼

MO SUO LI NI

(下 册)

艾德尼 编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索里尼/艾德尼编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

ISBN 7-80009-372-7

I. 墨… I. 艾… III. 墨索里尼, B. (1883~1945)-生平事迹 IV. K835.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0661 号

墨 索 里 尼

MO SHU LI NI

艾德尼 编著

责任编辑:协 力

特邀编辑:成文焕 佟 丰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10008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昌平东旭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印张:45 字数:980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20001—25000 册 定价:59.80 元

希特勒要求意大利参战使墨索里尼烦躁不安。这的确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他想,从目前看,希特勒在节节胜利,如果迟迟不参战,万一希特勒大功告成,不仅他要独吞胜利果实,而且也因为软弱、胆怯,使自己脸上无光。参战吧,又怕将来不可收拾,有灭顶之灾之虞。“难啊,真难办啊!”他暗自哀叹,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他实在下不了决心。经过反复考虑,次日他给对方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他对里宾特洛甫说,问题不在于意大利是否与德国一起作战,而在于什么时候一起作战,时间的配合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因为它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以前,不应该参战,以免加重他的伙伴的负担。”这一次,他不得不明确地说明,意大利的经济情况不能长期作战,他不能象英法两国那样,可以每天耗费十亿里拉。

“领袖”的这个答复,使纳粹外长甚为不满意。他想迫使这个独裁者确定意大利参战的日期,但后者却不肯把话说死。“领袖”说,“当意大利决定和英法两个国家决裂的时候,参战的日期就会到来。”里宾特洛甫虽然没有能够使墨索里尼同意规定一个日期,但他已经诱使他同意参战了。可是德国外长一走,这个心烦意乱的独裁者又犹豫起来。他怕答应对盟国作战这一步走得太远了。

希特勒决心趁热打铁,继续做“领袖”的工作。里宾特洛甫一回到柏林,又马上打电话到罗马,说“元首”要在3月18日在勃伦纳山口会晤“领袖”。墨索里尼埋怨说,“德国人真教人受不了,他们不给人一点喘息或者考虑的时间。”牢骚归牢骚,行动上则只好听“元首”的摆布。

3月18日的早晨,两个独裁者各自的专车徐徐驶入坐落在连绵起伏、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下的勃伦纳山口车站,此时空中正飘着雪花。这次德国“元首”屈尊,亲自登上意大利“领袖”的专列会谈。齐亚诺在当天的日记里记述了这次会谈的情况,“会谈简直象独白,……全部时间只有希特勒在讲话……墨索里尼很感兴趣地怀着敬意地倾听着。他说得很少,确切表明了他与德国采取一致行

动的意图。他给自己保留的，只是适当时刻的选择而已。”

“元首”天花乱坠的开导和动员，使墨索里尼终于认识到：“保持中立一直到战争终了是不可能的；与英法合作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意大利不愿受到摒弃并且变成一个二等国家，参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要求推迟参战的日期，意大利必须要有很好的准备，意大利的经济实力不允许它进行一场长期的战争。他问“元首”，如果进攻推迟对德国有什么危险，他竭力表白，意大利愿做更多的事情，不愿只限于摇旗呐喊，但不是现在就能做。

“元首”不愿推迟他在西线的进攻。他建议意大利提供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协同德国的军队沿着瑞士的边境向罗讷河域挺进，以便从背后绕过法、意边界上的阿尔卑斯山前线。当然，在这之前，德国的主力部队应该已经在北线把英国人和法国人打退。希特勒显然试图使意大利干起来容易些。“敌人在法国被击退时”，希特勒继续说，“意大利参战的时刻就来到了，不过参战不是在阿尔卑斯山前线最困难的地方，而是在别处……战争将来在法国决定胜负。只要把法国干掉，意大利就将称霸地中海，英国就不得不求和了……”

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墨索里尼越听越入神，仿佛看到，自己可以在德国人进行了最艰苦的战斗以后，坐享其成地得到这么多收获，对于这样一个大好机会，何乐而不为呢？这位独裁者终于回答说，一旦德国胜利地向前推进，他“将立即参战”。当盟国遭到进攻，已经无法支持，只要再打一拳就可以使他们投降时，他是决不会拖延的。但是，墨索里尼又说，他保留着选择最佳时机参战的自由。

墨索里尼在露骨而又怯懦地讨价还价，希特勒对这位屡次表现得不够忠诚的盟友，虽也恼火，但仍离不开他。不管意大利参战的价值如何，现在终于“庄严地承诺下来了”。希特勒又可以打主意进行新的、迫切的征服了。

希特勒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令墨索里尼嫉妒得要死。希特勒的武功正是意大利这位独裁者所憧憬的，当纳粹军队征服丹麦和挪威之后，墨索里尼变得“更为好战，更为亲德了”。当希特勒发起向法兰西进军时，墨索里尼更惶惶不安了，他认为希特勒也许会单独打赢这场战争。他对齐亚诺激动地说：“数月之前，我就预言同盟国失去了获胜的机会，今天我断定他们要彻底垮台了。我们意大利人的面子是丢尽了，我们不能再犹豫了。在近期之内，我们必须向同盟国正式宣战。作为最高统帅，我将命令意大利空军和陆军向英法发起攻击。

齐亚诺无言以对，不知该说什么。后来这位意大利外长非常遗憾地说：“我已无法挽回领袖了。他已决定了自己的行动，将一意孤行到底。他深信德国会迅速地获得胜利。如果要挽回他的心，必须有军事形势的新变化。然而，眼前绝没有这种可能性。看样子，同盟国可能会难受一阵子。

墨索里尼迫不及待地要参战，唯恐失去良机。他自以为意大利国民会同意加入德国的阵营，对英法作战，他便向希特勒保证，意大利人的感情和德国人是一致的，都坚决反对同盟国。

与此同时，英国也在加紧对墨索里尼做争取工作。英、意两国之间的友谊早在加富尔和加里波第时代就开始了。意大利北部从奥地利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每一阶段，意大利走向统一与独立的每一步骤，都曾得到英国自由主义者的同情与支持。这已经养成了一种亲密而持久的感情。在意大利、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原来缔结的三国同盟条约中规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意大利均不卷入对大英帝国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正是英国的影响，意大利才参加了协约国集团。墨索里尼的上台和作为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在其最初阶段曾受到英国政府和统治阶级权威人士的热情赞扬和强有力的支持。

丘吉尔就非常崇拜墨索里尼。1927年当丘吉尔访问罗马之

时，他曾经若有所感地说：“假若我是意大利人，恐怕早就穿起法西斯的黑衫了。”在以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丘吉尔又说：“假若我是意大利人，我会始终与法西斯党站在同一阵线上，与列宁主义野兽似的欲望和疯狂展开战斗，一直到获胜为止。”1940年5月，当西方国家连续遭到惨败的情况下，丘吉尔接任英国首相。5月16日他根据英国政府的决定，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呼吁信，希望两国排除战端，重修旧好。信中恳切地写道：

“现在我已出任英国首相并兼任国防大臣，回顾我们在罗马的会晤，我非常希望越过这似乎在迅速扩大的鸿沟，向‘领袖’您申述我的友好之意。制止在英、意两国人民之间造成血流成河的局面，是否为时已晚呢？我们两国之间的不和，无疑将使我们互相残杀，两败俱伤，并使地中海上乌云密布。如果您硬要这么做，结果必然如此。但是我声明，我从来不是伟大的意大利的敌人，感情上从来没有想过要和意大利人民作对。

“目前在欧洲激烈进行的大战，其趋势如何尚难预言，但我确信，无论大陆上发生什么事情，英国一定要象过去那样坚持到底，即使是单独作战，也要坚持。我坚信我们将获得美国、甚至美洲所有各国日益增加的援助。

“请您相信，我所以发出这种庄严的呼吁，并不是因为我们力量软弱或心里恐惧，这一点将来会载入史册的。凌驾于若干世纪以来所有其它种种要求之上的，是这样一种呼声：拉丁文明和基督文明的共同继承者，切莫陷入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请倾听这一点，在可怕的信号发出以前，我以一切荣誉和尊敬恳求您，我们绝不要发出这样的信号。”

齐亚诺认为，丘吉尔这封信“威严而格调高”。即使墨索里尼也不得不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丘吉尔想稳住墨索里尼，让意大利一直保持“中立”，但“领袖”的反应冷淡，使丘吉尔大失所望。后来他称墨索里尼为“破衣褴衫的走狗”。

墨索里尼 5 月 18 日致丘吉尔的回信说：

“我之所以回答你的来信，是为了告诉你，阁下一定知道使我们两国处于敌对阵营的历史的和偶然的重大原因。不必追溯的太远，我愿提醒你，贵国政府 1935 年在日内瓦率先提出对意大利进行制裁，当时意大利不过是在非洲的阳光下获得一小块空间，它丝毫未损害贵国或其它国家的利益和领土。我也愿提醒阁下看看意大利在它自己的领海内居于受人奴役的屈辱的地位。……

“假如英国之对德国宣战是基于《英波互助条约》，那么，基于同样的理由，意大利必须遵守《德意条约》的诺言。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意大利仍然要遵守钢铁盟约，而且它必然成为意大利今天和明天对外政策的方针。

看来，墨索里尼已下定了决心，他把自己的命运和希特勒的命运紧紧拴在一起了。

在“奇怪的战争”期间，希特勒一面高唱“和平”，制造西线无战事的假象；一面偷偷把大军西调，完成了进攻英法的部署。

1940 年 4 月，希特勒先闪击占领丹麦、挪威，5 月 10 日，德军又全线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从而打破了西线的“平静”，5 月 14 日，荷兰武装部队投降，5 月 28 日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得三世投降，与此同时，法国北部的英法联军一败涂地，英军残部从敦刻尔克仓皇撤退，6 月 5 日，在敦刻尔克陷落后的第二天早晨，法国战争的最后阶段开始了。希特勒在索姆河上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随即以压倒的力量从阿布维尔到莱茵河上游这整个四百英里宽的横贯法国的战线上采取攻势。法国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他们只能用六十五个师去抵抗包括十个装甲师在内的一百四十三个师的兵力，因为最优秀的部队和大部分装甲部队都在比利时消耗掉了。力量薄弱的法国空军也所剩无几。英国能够派出来的只有驻在萨尔的一个步兵师，另外还有一个装甲师的部分人员。英国皇家空军除非把不列颠群岛置于不顾，否则它能够在这个战场提供

的飞机也是有限的。再说，目前在贝当和魏刚的控制下，法国最高统帅部已经弥漫了失败主义情绪。

希特勒在消灭了法军主力之后，德军像潮水一般地涌向法国。巴黎指日可下。

就在这时，墨索里尼决定参战了。因为再犹豫下去，意大利就可能“降格为欧洲政治足球联赛的乙级队了”。法西斯宣传舆论开始，它提醒意大利人注意：一个伟大的国家要敢于面对一场重组欧洲的斗争，而不是袖手旁观，和事佬将招致争斗的双方狠揍一顿。墨索里尼告诉法西斯党徒说：“历史以武装的摩托化部队风驰电掣的速度在前进……时辰一到，我们就进军，骰子已经掷下，我们决心破釜沉舟了。”

希特勒闪击西欧得逞，绥靖政策彻底破产，张伯伦下台，温斯顿·丘吉尔就任首相。5月13日，丘吉尔向下院发表演说，其中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警句是这样说的：“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泪水奉献给大家。”这句话原先是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在1849年罗马陷落时对他的战友说的。而今丘吉尔却借用来鼓舞反法西斯的斗志。墨索里尼也借用加里波第的亡灵，他组织了一个“加里波第军团”，常常亲自出马举行仪式，以此激励他们为法西斯战争充当炮灰。

从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以来，希特勒不断写信给墨索里尼，促他尽快参战。意大利参战，从军事上来说，可从地中海方面牵制英法，特别是英国的海军力量。从心理上来说，可摆脱孤军作战的形象，也许能振奋军心。

5月30日，墨索里尼复信希特勒，宣布从6月5日起参战。信中写道：“元首……在此获悉比利时投降消息之际，我谨向您表示祝贺。信迟复了几天，因为我想把我从6月5日起参战的决定通知您，……现在意大利人民急切等待同德国人民并肩与共同的敌人作殊死的、英勇的斗争……从政治观点上看，我认为不把战争扩大

到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地区是必要的，意大利也要从这个地区得到供应，而且这种供给将不再能从直布罗陀以外得到。”他仍把巴尔干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许盟友染指。

希特勒接信后“异常感动”，复信说“仅仅你参战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足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阵线受到沉重打击的一个因素。”接着希特勒要求自己的盟友推迟几天参战，说是便于德国空军先把残余的法国空军击溃，信中还要求与意大利“领袖”再次会晤。

墨索里尼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推迟到6月10日参战。6月2日，他复信希特勒说：“元首……我认为推迟意大利参战的时间是完全适宜的。这种短期的推迟也有利于我在本土及海外的准备臻于完善。我的计划如下：6月10日星期一宣战并向意大利人民发表演说，11日早晨开始战争行动。关于我们举行会晤的问题，我感谢您提出这一建议。但我认为，待意大利参战后再举行较为适宜。在意大利宣战后晚几小时发表的演说中，我将说明，意大利按照它的政策不打算扩大战争的区域，并且我将列举多瑙河——巴尔干国家，其中包括希腊和土耳其。”墨索里尼重申巴尔干是他的势力范围，目的是使自己的盟友记住这一点。他不想马上会晤希特勒，是因为眼下他尚无资本，待战场上捞点“战功”后再谈，腰板就硬了。

墨索里尼这个战争狂人，长期来就梦想当军事首脑。为此，他于5月29日成立了最高统帅部，自任三军最高统帅。他手下的几员干将是：巴多格里奥元帅任总参谋长，格拉齐亚尼元帅任陆军参谋长，普里科洛将军任空军参谋长，卡瓦纳里海军上将任海军参谋长。为了显示军威，他让女婿、外交部长齐亚诺也以飞行员身份参战，并指挥一个轰炸机大队。

在墨索里尼准备参战之际，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他施加压力。罗斯福在照会中说，美国在地中海有点传统的利益，若意大利参战，美国将加倍援助英法等国。墨索里尼对罗斯福一直采取蔑视态

度。1939年4月，罗斯福曾致函墨索里尼，建议欧洲对立双方休战十年。这位独裁者开始拒不看信，随后又进行人身攻击，说此信是“麻痹症的结果”（因为罗斯福患小儿麻痹症而导致下肢瘫痪）。这次，他仍不买帐，说罗斯福的意见是“风马牛不相及”。

还有，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进一步建议，如果墨索里尼愿意与他们合作，促使所有的欧洲问题获得解决，从而保证英法的独立，并为欧洲奠定公开与持久和平的基础，英国政府准备讨论他在地中海方面提出的任何要求。法国政府更是降尊相求，主动提出要向意大利作出领土让步，但墨索里尼均是不屑一顾。6月3日，齐亚诺向法国大使说，“墨索里尼对通过和平谈判从法国收回任何领土的建议不感兴趣，他已决定向英、法宣战了。”墨索里尼更加狂妄自信，认为英法的太阳已经落山，意大利的未来可以借助德国的帮助，在大英帝国和法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墨索里尼要向英法开战的决定，在意大利参谋本部引起了强烈的震动。高级将领们意见纷纭，他们认为，为了参战，必须要有更多的时间加强战备，但墨索里尼却无视这种劝告，法西斯党的重要干将，当时任利比亚派遣军总司令的巴尔波元帅，在5月中旬警告墨索里尼说：“至少在两个月之内，意大利不能参与战争。即使两个月以后，也必须在补给相当数量的武器以及军需物资以后，始能够成行。”然而，墨索里尼也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

军需局副局长卡洛·佛巴格勒将军报告说：“即便把所有需要的物资和原材料弄到手，昼夜加班生产，也需到1942年10月始能完成战争准备。”对于这一忠告，墨索里尼厌烦地不加理睬。

这样，墨索里尼已经踏上了定要“宣战”之路。这一下，不要说意大利的老百姓，就连决心为墨索里尼献身的法西斯党徒，也忐忑不安，感到恐慌万分！

最后，这位意大利独裁者把参谋总长巴多格里奥元帅召进威尼斯宫，向他透露：“意大利要在6月初向英法宣战。”巴多格里奥

元帅认为，如此草草宣战，不啻是自杀行为，因而提出了严重的抗议。这么一来，墨索里尼站到了桌子的后面，两手插腰，瞪起两只眼睛，厉声说：元帅阁下实在缺乏判断事态的冷静头脑。战争将在9月告终，我为了以战胜国的一员而坐在和平谈判的席位上，不惜牺牲数千名战斗员。阁下懂得我的意思吗？”就这样，墨索里尼不顾巴多格里奥和巴尔波等人的反对，接受了亲德的罗洛夫·克拉杰尼元帅的怂恿，对希特勒通告说：“如果元首认为延迟几天较合适的话，意大利决定将于6月5日以后向英、法宣战。”

巴尔波元帅非常厌恶德国人，因而在去非洲之前，特别关照齐亚诺说，他的部队只能适于短期作战，他生怕这场恶战将演变成没完没了的长期消耗战。他声称，身为军人当然应当鏖战在沙场，但他实在不愿打这种既没有准备又没有把握的战争。

恰恰相反，墨索里尼却在焦躁地等待着宣战日子的到来。6月8日，当他得知德国正面临着法国的顽强抵抗时，他感到有生以来最大的愉快。他认为，如果德国现在就开始受挫，那么到了战争的末期他们的锐气将耗尽，疲惫之余，再也不能动弹了，那时，他墨索里尼，可以耀武扬威，称王称霸了。

6月9日，当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要求看一看意大利的参战宣言时，墨索里尼大为恼火，他睁大眼睛怒斥道：“你算老几？真是厚脸皮的家伙，无礼而不识趣，我又不是你的听差，我们的声明和讲稿是你能看得的吗！”

6月10日，墨索里尼嘱齐亚诺向法国宣战。齐亚诺召见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庞塞，一见面就说：“你可能已知道请你来的原因。”庞塞回答说：“纵然我并不聪慧过人，但我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一击是对一个已经倒下的人再捅一刀。”此刻庞塞并没有惊慌失措，他冷静告诉齐亚诺说：“德国人是很难对付的雇主。这一点你们也会领教到的。”同一天，墨索里尼终于发布了系着意大利命运的参战宣告。现在已是战时最高统帅的墨索里尼，又再度出现在他发

表了好多次戏剧性演讲的威尼斯宫阳台上，挺胸腆肚，神气十足，以不曾有过的高昂声调，向意大利国民发出了歇斯底里的战争叫嚣：

“陆海空的战士们，革命的黑衫队员同志们，在乡军人，意大利以及阿比西尼亚王国的男女诸君们，请聆听！

“在这决定命运的时刻，无法取消的决定，正在我们上空鸣响着。我们将与西欧的金权国以及反动的民主主义各国进入战争。

“他们不仅时常阻挡意大利国民的前进，而且经常威胁着意大利国民的生存，……在柏林所有的纪念性的会议上，我一再发誓，既然与德国缔结了友好条约，我们即遵从法西斯的道义，与友邦共进退，一直到最后的一刻为止。

“今后我们将与德国和日耳曼人民，以及与他们攻无不克的常胜大军一起前进。……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不仅强盛，而且充满了自信，我们的团结是空前的。

“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将把我们牢牢地联系在一起。这句话正扎根在德国人的心里，他们已经飞翔在天空，准备从阿尔卑斯山横扫到印度洋，那就是：征服吧！

“我们在一场征战之后，继而把基于正义的永久和平，推广到意大利，推广到欧洲，乃至全世界。”

最后，这位法西斯领袖发疯似地狂叫道：

“意大利的国民，拿起你们的武器吧！同时，充分发挥你们的勇气，不折不挠的精神，以及真正人生的价值！”

墨索里尼的参战演说，与以前的情况一样，受到了广场上法西斯暴徒们疯狂的欢迎，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然而意大利的老百姓反应极为冷淡，神情明显地表现出惶恐不安。这一夜的罗马市内，有如已经预知了即将来临的大劫大难，街上沉静得异乎寻常，一到傍晚，家家门窗紧闭，委实叫人恐怖。齐亚诺当时这样写道：“我感到悲哀，空前未有的悲哀，冒险已经开始了，万能慈悲的上

帝，救救意大利吧！”

墨索里尼为了入侵法国，投入了三十二个师，从勃朗峰到地中海的二百多公里的战线上发起进攻。从背后攻击已溃败的军队，本来就没有什么光彩，然而墨索里尼的军队实在不争气，数十万意军居然被六师法军顶住了，虽然守方此时正遭受到沿罗讷河流域扫荡的德军从背后攻击的威胁。对此，齐亚诺在6月21日的日记中沮丧地写道：“墨索里尼已经十分丢脸，因为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前进一步。甚至直到今天他们也没有能够向前推进，正停在进行抵抗的法国第一道防御工事的阵地前。”更令墨索里尼辛酸的是，就在这时，法国总理雷诺下台，卖国的贝当政府马上要求停战，希特勒叫墨索里尼立刻前去商谈法国投降的条件。

墨索里尼自己没有一点“资本”，但胃口很大。他竟然异想天开地想占领整个法国领土并要法国舰队投降。希特勒有自己的盘算，他担心对法国逼得太紧，法国舰队可能倒向英国，而海上力量是德国三军中最薄弱的一环。因此他主张对法国的投降条件必须从宽，特别对法国舰队更要慎重。仗是希特勒打赢的，一切当然都得希特勒说了算。墨索里尼自知缺乏讨价还价的资本，这次“胜利者”的角色是希特勒赐予的，只好按着德国“元首”的意志办。

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墨索里尼没有坚持一条，但在外表形式上却想争点面子。他要求和德国盟友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与法国人签订停战协定，与希特勒平等地分享“胜利者”的荣誉。不料，希特勒却一口拒绝。这使意大利独裁者甚为伤心。他看出，“主要是希特勒认为在法国人面前，意大利不能同德国人平起平坐。”

希特勒和法国的停战谈判，是在贡比涅森林中的一块小小的空地上举行的。这个地方就是1918年11月11日德意志帝国向法国及其盟国签字投降的地方。希特勒将在这儿报仇雪耻，因为这个地方本身会增加他报仇雪耻的甜美滋味。1918年，法国福煦元帅就是在这里博物馆保存的一节卧车上同德国签订的停战条约。如

今工兵遵照希特勒的命令，用风镐把墙壁推倒，把车子推到空地中间的轨道上。这就是1918年11月11日上午五时德国使节遵照福煦元帅的命令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车子停放的确切地点。

6月21日下午三时十五分，希特勒乘着他的曼赛德斯汽车来了，同行的有纳粹要员戈林、勃劳希契、雷德尔、里宾特洛甫和赫斯。他们身穿各种各样的制服，在离空地大约二百米的阿尔萨斯——洛林的雕像前走下汽车。雕像用德国军旗覆盖着，为的是不让希特勒看到那把大剑。那是1918年获得胜利的盟国的一把大剑，插在一只有气无力的鹰身上，这鹰代表霍亨佐仑王朝的德意志帝国。希特勒向纪念碑投了一瞥，继续大踏步地走去。他走过这块小小林间空地后，空地中央升起了他的最高统帅旗。他的注意力被离地约三尺高的一大块花岗石吸引住了。希特勒后面跟着一些人，慢慢走上前去，读着石头上刻着的大字碑文：“1918年11月11日，德意志帝国在此屈膝投降——被它所企图奴役的自由人民所击败。”希特勒读着，戈林也读着。四周一片沉静，希特勒的脸上流露着蔑视、愤怒、仇恨、报复和胜利的神情。然后，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走进停战谈判的车厢。希特勒坐在1918年福煦元帅坐过的那把椅子上。五分钟以后，法国代表团来了。这个代表以色列的第二军团司令查理·亨茨格将军为首，成员有一个海军将领，一个空军将领和一个文职官员利昂·诺尔。利昂·诺尔曾任驻波兰大使，他现在正亲身经历着德军造成第二次崩溃。他们看起来都精神颓丧，但还保持着一种悲惨的尊严。他们事先并不知道会把他们带到法国人引为骄傲的这个圣地来受这种屈辱。他们的震惊，无疑正是希特勒所期望的。

6月23日，法国代表飞赴罗马，于次日签署了《法意停战协定》。与洋洋得意地亲自出席法德签字仪式的希特勒的态度相反，墨索里尼满腹怨恨，未出席签字仪式。他在希特勒面前忍气吞声，在国内就拿部下出气，大骂军队不争气。他说：“我缺的是材料。就

连米开朗基罗也需要大理石才能雕塑。如果他只有泥土，他最多也不过是个陶工。一个在十六世纪当中一直是铁砧的民族在几年之内是成不了铁锤的。”

纳粹德国要入侵苏联，墨索里尼助纣为虐唯恐落后，想趁火打劫捞一把，但没有想到，损兵折将傻了眼。

1940年6月法国沦亡后，希特勒不相信英国会继续抵抗，认为西线战事即将结束，他的目标已转向苏联。虽然，英国拒不屈服迫使希特勒于7月16日下达了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但7月21日仍命令陆军作好进攻苏联的准备。1940年12月18日他发布了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规定在1941年5月15日以前做好突然袭击苏联的一切准备。这时，希特勒已不顾冒两线作战之险，急于进攻苏联。是因为德国与潜在强敌苏联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希特勒对于苏联所建立的“东方战线”，既恐惧又不能容忍。同时，他既被前一阶段的胜利冲昏头脑，又低估了苏联的实力。企图赶在1941年冬季来临之前迅速击败苏军，结束东线战争，再回师西欧，迫使孤立无援的英国最后投降。

1941年6月22日凌晨，法西斯德国对苏联发动了大规模的突然袭击。德军集中一百五十三个师，其中包括十九个坦克师，连同一起参加的仆从国军队，共一百九十多个师五百五十万人的兵力，配备三千五百辆坦克，四千架飞机，兵分三路，在苏联西部边境一千八百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全面进攻。但希特勒事先并没向他盟友打任何招呼。直到6月21日下午，希特勒才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大本营，口授了一封致墨索里尼的长信。正如纳粹元首在准备其它侵略行动时一样，他对他的纳粹盟友并不推心置腹，总是到最后一分钟才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他。信件充满了他惯用的谎言和遁辞。但在这些谎言和遁词的背后，可以看出他的基本想法以及他对世界形势的错误估计。

希特勒在写给意大利领袖的信中说：“经过几个月的伤尽脑筋

的考虑和令人不安的等待，我终于作出了我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写这封信给你的。”接着，希特勒对当前的局势作了分析。他认为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打败了，它象一个快要淹死的人那样，抓住每根稻草。法国已经毁灭，现在英国唯一所指望的就是苏联和美国了。

希特勒接着解释说，由于苏联大量军队在他背后，他就决不可集结力量对英国进行足以使它屈服的全面攻击，由于苏军的支持英国将更加不愿意屈服，并且美国也在对它进行军事援助。因此，“经过反复考虑，我终于决定趁早下手，以免后患。”

希特勒对他“盟邦”的态度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考察。他认为法国象以往一样是不能信任的，西班牙是不坚决的，他担心它只是在战争有眉目时才会加入。只有在消灭苏俄之后，才能使远东的日本大大松了一口气，从而可能通过日本的介入对美国的活动造成更大的威胁。对于他的“亲密盟邦意大利”，希特勒说，当前德国将不需要意大利的任何军队到俄国去，他不想让人分享征服俄国的“光荣”，就象他不让人分享征服法国的“光荣”一样。但是他说，意大利可以提供决定性的援助，那就是加强它在北非的部队，并且准备“在一旦法国违反条约时开进法国”。这对于渴望扩大领土的墨索里尼是一个很好的诱饵。

希特勒继续说：“关于东线的战争，领袖，它将肯定是困难的，但是我对它将获得伟大胜利这一点，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我首先希望的是，那时我们将有可能在乌克兰获得一个共同的粮食供应基地。它将提供我们在将来可能需要的额外供应。……”

希特勒这封给“领袖”的长信，直到6月22日清晨三点，在德军进攻前半个小时，才由冯·俾斯麦大使交给了意大利外长齐亚诺，此后这位外长打电话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了当时正在利西奥纳避暑地休养的墨索里尼。这位意大利领袖由于他的轴心伙伴的来信而在半夜睡梦中被叫醒，这不是第一次了，他对这一点很恼